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二十五回 歷山河已到京華地

詩曰：潭邊一蓑危而安，何故心仍未帖然；夫婿全家冤不白，京華奚敢裹不前。且說蘭英、夢月二人，在玉梅家中住著。一日向蔣夫人玉梅言明，即要起程赴京，只見那，唱：

蔣夫人聞得小姐要起程，二目中不由滾滾淚珠傾。我有心再留你來住幾日，又恐怕耽誤恁的大事情。來時節喜的我身病痊好，今一別不知何日來相逢。你表弟年幼不能把恁送，我有句要緊話兒向你明：一路上曉行夜宿登古道，務必要早晚時刻把心經。等著你進京辦完恁的事，回來時務必要到我家中。蘭英姐連聲答應說知道，尊了聲姪母不必細叮嚀。行路時仗著月姐同伴伴，自然是無非無是進都京。回來時定然還看姪母面，可再來敘敘你我家常情。在這裡多多住上三五日，俺姊妹然辭別轉回程。正是他甥舅之情訴不盡，李夢月即便開言說一聲。

話說他母女二人，與蘭英小姐，戀戀不捨。夢月一旁說道：「姪母全妹妹不必記心，此處離京亦不甚遠，我與你甥女，不過十一二日就回來，再敘家常便了。這天也不早了，若再延遲，趕不上宿店。」夫人說：「月姐言之有理。」便叫丫環把行李搭在馬上，牽出後門，他母女送到大門以外，打發他姊妹兩個人上馬去了。唱：

不說他母女二人回家轉，再表那行路夢月與蘭英。後門外一齊搬鞍上了馬，撲著那陽關大道往前行。論路途行走也要半月，說書的嘴快何消頓飯功。過多少州城府縣與鎮店，霎時間把他二人送京中。

他姊妹進了燕山城一座，不住的舉目留神看分明。但只見京地之中多熱鬧，更比那南方光景大小同。那一些買賣生意人煙廣，各鋪戶貨物希奇格外精。往來的各方雜處人無數，鬧哄哄半居求利半求名。二小姐心忙懶看街市景，只想著找個客寓好安身。正是他姊妹途中尋宿店，有一家店主攔住馬難行。

話說店小二，攔住說道：「相公們，天色已晚，還不下店麼？咱這店內房屋乾淨多著咧，飯食俱全，價錢隨便開發，此房又潔淨，新科狀元就在這裡面住著中的。」蘭英聽說，心中暗想：「不免就在這裡住下，也好打聽兄長的下落。」便向夢月說道：「大兄，你看這店主甚是和氣，咱就這裡住下罷！」

他姊妹二人，扳鞍下馬，夢月把馬牽進店來，拴在槽上，將行李搬到上房，小伙端了洗臉的水來，兩個人洗了臉，又開了一壺茶來。二人喝著茶兒，見那兩山牆上，俱是水墨古畫，中間掛著一幅字，寫的字字丰神。念罷詩句，見後落的款，是孫繼成三字。他心中不由的驚疑起來了。唱：

趙小姐看罷詩句吃一驚，看見那款上落的孫繼成。暗說道我當字是別人寫，卻不料就是孫家大長兄。你在這京中三年未回轉，那知道一家人等入火坑。你兄弟現今南牢身受罪，你母親痛兒氣死命歸陰。難的你妻子剪髮去賣女，遇著我贈銀三十殮母親。皆因為趙明嫌貧來害婿，我因此才怒斷絕父女情。我與這月姐同行扮男子，一全我千里尋兄到北京。我望你回家殮母把弟救，不枉俺姊妹行程一片心。俺在此看字知是兄親筆，卻為何不得見面費思尋。趙小姐想到這裡落下淚，王小全走近前來問一聲。

話說王小全近前來問道：「相公為何見字落淚？」蘭英說：「店主有所不知，我乃住無錫縣東關，姓孫名繼高，他寫字的，就是我的繼成長兄。自他在京中三年不曾回家，母親叫我前來尋找，又不知住在何處？故此落淚的。」小全說：「小人不知是二老爺到來，望乞寬量。」言罷雙膝跪下。

蘭英說：「店主為何這樣的稱呼？只管起來說話。」小全說：「二老爺你只知道麼？你家大老爺自前年進京過考，在我店中染了病，誤了科場未得中式。今年萬歲復又開科，我贈他銀子，將靴帽藍衫贖出，大爺才得入場的。三場已罷，大爺得中頭名狀元，現任高相國府中贅親，給我白銀百兩，親筆寫了一張字。我恐怕壞了，才叫匠人裱了，張掛在這裡，沒有幾天。若找了大爺的時節，這天還早，小人可在前引路，領二位爺到相府中，與大爺相會何如？」

那小姐說：「店主言之極是，只但是勞你了。」小全就把二位小姐的行李搭在馬上，小姐要打發他飯食店錢，王小全執意不收。